

王义桅 著

世界是通的

「一带一路」的逻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世界是通的

——“一带一路”的逻辑

王义桅 /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 / 王义桅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164 - 4

I. ①世… II. ①王… III. ①丝绸之路—经济带—研
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124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

王义桅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164 - 4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3/4}

定价：58.00 元

序

“一带一路”的术与道

靳 诺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传》这句话，每每给我启迪，我很高兴这句话也同样启迪了王义桅教授。

就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公布三周后，王义桅教授便在人民出版社推出国内“一带一路”研究的首部专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及时准确地帮助国内外了解“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导报》曾刊文指出，“一带一路”构想展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新理念的思考，“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正是秉持着这种思考和认识，王义桅教授不辞辛苦地赴世界各地讲“一带一路”的术与道，为通达天下而奋斗。

去年 9 月，我同王义桅教授赴布鲁塞尔参加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王义桅教授给欧盟官员介

绍“一带一路”，引起热烈反响。他的演讲“中欧如何开创文明共同复兴的前景”，不仅激活了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纽带的历史记忆，似乎也点燃了中欧开创新人文主义的雄心，让欧洲在跨大西洋关系之外，多了致力于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选择，受到欧方高度赞许。我深切地感觉到，他不仅把“一带一路”当作事业，而且当作信仰，与其说研究“一带一路”，不如说研究其背后承载的民族复兴与世界大同，故此才能超越旧学问与老思维。

不仅如此，王义桅教授的思考从未停止。《“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出版后，他深入基层，走向世界，包括接受我的推荐到新疆和中亚调研，更好地了解了国情与世情，发表了大量的“一带一路”研究成果，被称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先生”。一年之后，他又推出第二部“一带一路”研究专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思考更超越“一带一路”本身，通古今之迁变，承时代之使命，详尽而深入地分析“一带一路”的逻辑，从而实现对“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世界是平的”全球化逻辑的超越。

我非常欣赏本书的观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而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之精髓，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和共同复兴，开创包容性全球化。今天，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通过包容性技术、包容性制度，正在摈弃旧式全球化，开创全球化3.0版。我们正在迈入万物互联的时代。“世界是通的”，这是作者的坚定信仰及对世界的美好期许。

王义桅教授的上部专著《“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出版后，被翻译成阿、英、韩、德、波、土、印地、日等多种语言出版，繁体字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并入选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十一批学习书目，以及中国读书协会和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5年好书”，产生了广泛的国内外影响。本书更是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及其所承载时代的逻辑、“一带一路”所透视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智慧，相信会取得更大的效应，带来更多正能量，值得大家一读。

“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激情来自万里河山。”王义桅教授喜欢历史，凡事推本溯源至5000年，外国人常称其为“五千岁”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心里不只是装着中华文明复兴和中国梦，更着眼于人类文明共同复兴和世界各国梦，这是他在国内外讲述“一带一路”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吧。

真诚为本书的出版感到高兴。祝愿“一带一路”事业成功。是以为序。

2016年4月23日

自序

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是21世纪人生之大幸。

“欧洲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能成为一个中国人！”欧洲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当年的感慨，启迪了意大利学者艾科。他去世前数月曾表示：“18世纪的欧洲盛行中国热，可惜欧洲人当时失去了与中国建立平等伙伴的历史机遇，如今再也不能有如此遗憾了。”

正如过去我们靠西方定义中国一样，现在越来越多国家拿中国来定义他们，或拿中国来说事儿。美国也不例外，托马斯·弗里德曼与迈克尔·曼德鲍合著的《昨日辉煌》(*THAT USED TO BE US*)的出版，可谓形象之至。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在世界这一波“讲好中国故事”中不再失语、失态、失势。拙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的后记中曾经这样描述2008—2011年笔者在布鲁塞尔任外交官的经历：“自以为是的西方人老是无端诟病中国。我就算不是中国人，也会为中国辩护。”今天，不再只替中国辩护，不再只给西方讲，而是给我们自己，给

广大世界人民讲中国故事了。

2015年11月，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开幕式上，谭中先生感慨——何时外国人研究中国不再是引用美国人的而是中国人的著作，中国才算真正崛起了。笔者在闭幕式上称之为“谭中之问”，并予以回答：“一带一路”倡议正赢回中国学的话语权。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引笔者著作啦！台下许多外国人朋友纷纷点头。

这具有多么与众不同的时代意义啊！讲好中国故事，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开始。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就是讲中国故事之道。道在心中，而非老把“自信”二字挂在嘴边。推动人类文明复兴，超越现代化，实现包容性全球化，推动形成三种世界秩序：文明秩序、国际秩序、公民秩序，这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时代担当。笔者在本书及与程亚文合著的《天命：一种新的领导型国家的诞生》中，将“站在人类文明新高地”作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境界，以实现21世纪的“张载命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举例来说，世人将互联网当作技术、产业、平台载体抑或生产－生活－思维模式，都是站在网民的立场思考的，较少考虑非网民的感受。只有将互联网当作基础设施和人类的共同家园，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4亿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才能告别互联网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智者更智、愚者更愚”的局面，推动世界非网民尽快融入互联网，且有望实现弯道超车，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引领21世纪人类新文明。这是“一

带一路”的重要逻辑。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艺术。中文是世界上唯一非字母文字，常常使世界看不懂中国但充满好奇。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西方，而是西化世界——从制度到观念。因此，我们必须懂得西化逻辑，在科学与艺术之间，阐明中国发展之道。为此，我们要阐明中国政府政策主张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以及与世界的相通性，与时代的契合性，才能让中国故事在世界上入脑、入心。比如，中国不干涉内政政策，源于中国文化尊重差异性、主张多样性，无论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佛家“不作孽”思想中都得以体现。讲清楚中国外交政策的文化内涵，主动性、话语权就有了，人家就不会将“不干涉内政”与“不负责任”画等号。“一带一路”从其名“一”“带”“路”到其实“互联互通”，既有中国智慧又融通世界智慧。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修养。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我们要讲述的是“四特”中国——特长历史、特大规模、特世俗社会、特殊崛起，这易招致对中国崛起的谩骂围攻，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修养。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急吼吼，要注意方式方法。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天，仍然是完善自己，说服世界。比如，西方人常常将“一带一路”称之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一些中国学者也这么说。笔者常常提醒西方人，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两千年的的东西方文化、贸易之路的统称，靠马歇尔计划做参照系未免太狭隘了。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要唤醒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各种文明的共同记忆，开创共同复兴的前景，致力于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样就名正言顺了。向国际社会讲中国梦也是如此，中国梦不只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也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人类梦想，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文化自觉。对于我而言，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要以为是中国人就懂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是一个熟悉国情、世情的过程。古人讲知行合一，让讲好中国故事成为行动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无论身处何地，身在何时，都在不自觉地讲中国故事，以言行或信念。“一带一路”倡议，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本书从人类文明史角度讲述了“一带一路”所开创的全球化 1.0、2.0、3.0 故事。期待每一个沿线国家乃至其他国家人民，都去讲述各自心目中的“一带一路”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以亲身经历打动听众的心弦，引发广泛共鸣。第十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笔者应邀发表演讲——《“一带一路”助推人类文明共同复兴》，就以自己的经历做开场白：“20 年前我还是复旦大学学生，我的女友，即我现在的夫人（笑，掌声），第一次到我老家去，那是江西的一个小城市。春节前，火车非常拥挤，无法上去，我就把她从窗子推进去，但是进去之后她也没地方待，只好金鸡独立，这就是当时的旅行。后来建了高铁，她才答应我的求婚（笑，掌声）。我知道中国的一些邻国可能还面临着类似的交通问题，现在中国修了这么多高铁，我们也应该帮助邻居实现他们便捷交通、快速回家的梦想。”

想（掌声）。”故事一开讲，全场 2000 多位来自世界 134 个国家的孔子学院院长和所在学校校长就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在饶有兴味地听完笔者讲述“一带一路”后，将笔者团团围住，探讨如何共同实现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百年梦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讲好世界故事。讲什么？首先是讲好中国改革的故事，改革是世界潮流。中国故事对世界的启发，体现中国对世界的担当，中国故事折射的时代趋势，是我们首先要讲好的。中国改革，是人类最大的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是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机遇，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机会，要体现费孝通先生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一带一路”正是融通中国梦与沿线各国梦的媒介。

世界的中国热，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不一而足。中国人，首先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我们，则是其排头兵。以精彩的方式讲好精彩的故事，以感人的方式讲好感人的故事，以人性的方式讲好人性的故事，乃 21 世纪人生之大幸。

前 言

走出近代，告别西方

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 [美] 基辛格《世界秩序》

“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则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与民主制杂交的工业进一步孕育了美国，从而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新书《丝绸之路：新的世界史》发现，这种流行说法只是西方获得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上胜利的口头禅，并非历史的真相。

“几千年来，正是东西方之间的地区，即把欧洲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书的前言写道，在这个地区，世界上一个个伟大的宗教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百花齐放。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各个语系相互竞争。在这里，一个个伟大的帝国兴盛和衰亡，文化与竞争对手之间冲突的后果在数千英里以外都被感知。站在这里，可以开辟看待历史的新途径，展现在眼前的的是一个深刻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一个大陆上所发生的

事情曾经影响到另外一个大陆。中亚大草原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余震可以在北非感觉到；巴格达的局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反响；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中国的物价发生变化，导致印度北部马匹市场上需求的激增。这些震动沿着一个网络传播。这个网络向四面八方展开，沿着这些路径，朝圣者和战士、牧民和商人走过。货物和物产得到买卖，思想得到交流、借鉴和提炼。他们所携带的不仅有经济繁荣，而且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这个庞大的互联网络被一位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冠以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下来——丝绸之路。

弗兰科潘恍然大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被告知，地中海很重要，是文明的摇篮，而看来十分明显的是，这并不是文明实际上形成的地方。真正的大熔炉，即字面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把欧洲和北非分开的一个海洋，而是亚洲的中心地带。”^①

弗兰科潘绝非第一个觉悟的西方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一书就指出，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是其重要源头，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更进一步揭示了“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主要是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西方的中华

^① Peter Frankopa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Bloomsbury, 2015.

文明，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的能力。更早的欧洲学者，如英国的培根，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是如何帮助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

丝绸之路的衰落成就了欧洲大航海时代，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预示着，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会改变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而且会改变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笔者研究“‘一带一路’逻辑”的初衷。

如今，这个中心地带由于丝绸之路的复兴而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岛”。丝绸之路的学问也变成了世界性学问，而不必在“大分流”“李约瑟之问”这些西方命题中纠结。

自从15—16世纪古丝绸之路中断后，欧洲人走向海洋，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世界，开启所谓的全球化。然而，这是真正的全球化吗？这只是欧亚大陆作为人类文明中心地带衰落后，西方文明滥觞于世的托词。全球化的载体是海洋，海洋文明的逻辑成为普世逻辑。

欧亚大陆的振兴寄希望于互联互通。为什么要实现欧亚互联互通？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几百万人口实现工业化，到了欧洲大陆上千万级人口，到了美国上亿级，如今金砖国家几十亿人在实现工业化，而我们还依赖近代以来欧洲人地理大发现所开凿的海峡、运河、航线，显然是小马拉大车；还依赖西方的概念、理论与思维看世界、看自己，显然是思想的侏儒。

在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之际，作为全球化中坚力量的中国，汲取历史的智慧，把脉全球化未来，提出“一

“一带一路”倡议。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已走出近代、告别西方——不再在追赶西方中迷失自己，而是在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之后，鼓励沿线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还原世界多样性。如仍然紧盯西方，竞争与风险不断加大。规避风险，引导合作，方向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里普遍缺技术、资金、基础设施，甚至还缺熟练工人，而中国有资金、技术，缺乏市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而沿线国家正“嗷嗷待哺”。资金上，沿线国家缺贷款，而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多达4万亿美元，按经济学家估计，实际上0.6万亿美元就足够了，剩余3.4万亿美元都应转化为投资基金。^①改变购买美国国债、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模式，就是加大对外投资，寻求海外市场。核心技术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中国人口多、地形复杂，如果能把自己的基础设施建好，就也能把世界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建好。中国不仅能够建，而且还能运行、管理。发达国家可与中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中国缺乏结构性权力的观念市场。“一带一路”着眼于产品、产业标准，尤其是新基础设施标准，大宗商品定价权，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提升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这是全球治理的软肋。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

^① 厉以宁、林毅夫、郑永年等《读懂“一带一路”》，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33页。

一书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就看它能否解决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就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解决世界问题，在解决世界问题的同时解决中国问题。

从人类文明史和全球化史看，“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可成为国际秩序新理念的实验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种秩序：

一是文明秩序，以“文明国”为基本单元。“一带一路”将人类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在一起，通过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推动内陆文明、大河文明的复兴，推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推动新兴国家持续成功崛起。一句话，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的竞争逻辑，为21世纪国际政治定调，为中国梦正名。“一带一路”所开创的各种文明共同复兴的秩序可称之为“文明秩序”。

二是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创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国际体系，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建立而演变为西方的国际秩序，全球化是其典型说法。直到“二战”后建立名义上以联合国为核心、实质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虽经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挑战而未解体，维系至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非西方的产出已超过西方，但非西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政治权力仍然从属于西方。“一带一路”着眼

于发达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现代化^①，实现南北、南南平衡发展，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是公民秩序，以公民而非国家为基本单元。《世界秩序》一书写道：“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XVII页）当今世界，权力不仅在东移也在下移，各国都面临着社会化公民运动的内部压力，推动建立全球层面的公民秩序。“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消除贫富差距、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打造包容性全球化。

文明秩序、国际秩序、公民秩序的三位一体，就是命运共同体，体现世界各种文明、国家、公民“寓命于运”及“寓运于命”的有机统一。文明的回归而非现代化，乃人类社会的归宿。唯如此，才体现世界多样性。

一句话，“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沿线国家共同现代化、文明共同复兴及包容性全球化三大使命，着眼于打造文明秩序、国际秩序、公民秩序三位一体的命运共同体，让中国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

^① 柯银斌《“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共同现代化”》，载《“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0—71页。